

資治通鑑謀略



(一)

陳君慧 劉洋 主編

綏裝書局

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

藉生焉

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遠及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時變失常也人文禮樂典藉化成謂化下使成理

文之時

惟直輪焉大略路之始大



资治通鉴谋略

陈君慧 刘洋 主编 第二册

线装书局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侯应论戍边

【原文】 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婚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覬觐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



王嫱像，图出自《百美新咏》。王嫱即中国汉代著名美女王昭君。

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嘉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塞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嘉晓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

【译文】 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

春天，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见汉天子，请求娶汉女为妻，以亲近汉朝。皇上便把后宫中一个良家女子王嫱，字昭君，赏赐给单于。呼韩邪单于非常高兴，激动得马上上书说：“愿意替汉朝防守边塞，保护从上谷郡以西，直到敦煌郡的边塞，万世相传，永远归顺。请求天子撤销边境的士兵，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天子把他这个意愿交由有关部门商讨，都认为可以采纳。只有很熟悉边塞上情况的郎中侯应，提出异议。皇上问他原因，侯应说：“从周、秦以来，匈奴就桀骜不驯，不断侵略边境。汉朝兴起以后，受到他们的伤害更多。据我了解，北方边境，东起辽东，西到阴山，共一千余里，草木茂盛，禽兽成群，原是冒顿单于所盘踞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开矿炼铁，制造弓箭，四处抢劫，是他们的一个园囿。直到汉武帝出师征伐，夺取这片土地，将他们赶到沙漠以北，开始建筑防守用的要塞，兴筑道路桥梁，守望据点、亭障，兴建光禄塞、受降城、遮虏障等不少外城，派驻军屯兵防守，之后，边塞才比较安宁。沙漠以北，土地平坦，草木稀少，多是大沙丘，匈奴若来侵扰，就找不到隐蔽之地。边塞之南，山高谷深，交通运输十分不便。边塞上的老年人说：‘匈奴失去阴山之后，每次经过那里，都伤心痛泣。’我们如果撤走边塞的守兵，正是给夷狄卷土重来的可乘之机，这是理由之一。如今皇恩圣德广被天下，像上天一样庇护着匈奴，匈奴才得以保全性命，为感激救命之恩，因此俯首称臣。不过夷狄的性情，穷困时谦卑屈膝，强大时骄横难驯，天性如此。此前，我们已撤除塞外诸城，省去了一些亭隧，所留下的仅够担任瞭望、烽火工作而已。从前的人，居安思危，我们对于边塞的守卫，再也不能撤除，这是理由之二。中国是礼仪之邦，有制度，有刑法，有诛杀，但是一般愚民还要犯禁；更何况是匈奴单于，他能约束部民不会冒犯禁约吗！这是理由之三。在中国本土，我们还要修筑水陆关卡，以控制封国王侯，以断绝臣属的非分之想。边境一带，设立要塞城堡，置军屯戍，不仅仅是为防备匈奴，也是为了那些属国的降民，他们原是匈奴人，怕他们因思念故旧而逃亡，这是理由之四。接近边塞的西羌部落，与汉人来往做生意，吏民贪利图财，强占他们的牛羊牲畜，甚至强占他们的妻子女儿，由此引起他们的怨恨，激起他们叛变。若我们现在全部撤除要塞，那么就会使夷狄生出轻慢欺侮之心，而引起纠缠不清的纷争，这是理由之五。从前从军的人，许多人都沦陷在匈奴，没有回来，他们的子孙都很贫苦，一旦有了机会，便会大批逃亡出塞去投亲靠友，这是理由之六。沿边各地，奴仆婢女，身世悲苦，想要逃离的人很多，都说：

‘听说在匈奴那里生活得很快乐，无奈边境很严，找不到逃过去的机会啊！’但仍经常有人逃出塞，这是理由之七。盗贼都很凶恶奸诈，他们犯了法，被追捕得急了，定会北逃匈奴，就无法制服他们，这是理由之八。自从沿边设立要塞，已有一百多年，这些边塞，并不完全用土筑，有的利用悬崖绝壁，有的利用大石巨木，有的利用深沟险谷，有的利用水峡渡口，稍微整平，由士卒和囚徒修建，长年累月，用去劳力、经费，难以计算。我恐怕那些主张撤除边塞的人，没有很好地考虑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仅为了节省徭役戍守的权宜之计，就忽视事情的长远利害关系，想用快刀斩乱麻的简单手段。十年之后，百年之内，假若突然发生变化，要塞破坏，亭隧毁绝，道路埋没，就得重新调遣屯卒重建，但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工程，不可能马上修复，这是理由之九。若撤回驻守要塞的边卒，省去守望戒备，边境一片太平，匈奴单于就认为他替汉朝保卫了边境，对汉朝有大恩大德，因此就会不断请求赏赐，若稍有不满意，使他失望，后果就难以预测。这是给夷狄制造机会，毁灭中国自己的坚固守卫，这是理由之十。因此说撤除边塞和防守士卒，不是保持永久太平，控制外夷的长远策略啊！”侯应奏章上去后，天子就下诏令：“停止讨论撤除边塞的事情。”派车骑将军许嘉，口谕呼韩邪单于说：“单于上书，请求汉朝撤销北塞吏士守卒，愿子子孙孙，世代代替汉朝保卫边境。单于向礼慕义，为中国百姓打算的一番好心善意，的确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好策略。朕非常感谢！但是中国四面八方边境，都设有关卡、津梁、亭障、边塞，并不仅为了防备塞外的侵扰，也是用来防止中国境内的奸邪坏人，万一他们言行越矩放纵，逃离边境，出塞为害，因此，只好使他了解法度，专一民心，使他们不敢作恶。单于的美意，朕决不怀疑。恐怕单于误会中国为什么不撤去边防，因此派许嘉向你作说明。”呼韩邪单于感谢说：“我愚昧不知汉天子的周详大计，有幸派大臣来告诉我，待我这么优厚！”



汉元帝像，图出自《昭君传》。

成帝好色

【原文】 汉成帝建始二年

上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以备后宫。大将军武库

令杜钦说王凤曰：“礼，一娶九女，所以广嗣重祖也。娣侄虽缺不复补，所以养寿塞争也。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徠异态；后徠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适之心。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今圣主富于春秋，未有適嗣，方乡术入学，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声色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凤白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凤素重钦，故置之幕府，国家政谋常与钦虑之，数称达名士，裨正阙失；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

【译文】 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

成帝从小，就以好色出名。等到当皇帝后，皇太后诏令挑选良家少女充实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劝王凤说：“按古礼，天子大婚，一次要娶九个女子为妻，是为了让她们多生龙子，以传后代。其中有人早逝，虽空缺其位，也不再补充，为的是使君王长寿，也免得后宫争宠。因此皇后嫔妃有贤淑的德行，而子孙后裔就有圣贤之君。制度有严格的限制，皇上就会有高寿之福。废弃这些古礼，君王就会沉湎于女色；沉湎于女色，就不会有高寿。男子五十岁，好色之心还很强烈；可是妇人到了四十岁，容貌便衰退了。以变丑了的容貌，去侍奉处在好色之心很强烈的君王，而不以古礼去克制，就不能拯救皇上本来的好色，而后还要发生不正常的变化。其结果是，正宫皇后自我猜疑，害怕后位不稳，而庶妻宠妃产生夺嫡的邪念。这就是晋献公被人指责采纳谗言，使申生无辜蒙受冤死的原因。现在圣主还很年轻，没有嫡子，刚刚开始学习治国道，还没有因亲近后妃而受到指责。将军身为辅政大臣，应该借着本朝初期的兴盛，建立九妻制度。详细的选择德行高尚的仁义之家，物色品貌端庄的女子，不一定要有技能。把这个制度定为万世不变之法。年轻人要远离女子。《诗经·小卞》这首诗，就是讽刺周幽王废申后立褒姒，痛惜太子被放逐，使人听了十分痛心。请将军常以此为忧！”王凤将杜钦之言告诉了皇太后，太后认为九妻之制，汉朝没有先例。王凤不能自立法度，只是因遵循惯例而已。王凤一向器重杜钦，因此把他安置在幕府做官，国家的政治大事，常与他一起商讨。杜钦多次称赞推荐有名望的士人，使他们改正政治上的欠缺和失误。现今的善政，多出于杜钦的主意和筹划。

飞燕身轻

【原文】 汉成帝鸿嘉三年

王氏五侯争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尝病，欲避暑，从上借明光宫。后又穿长安城，引内泮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张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后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象

白虎殿。于是上怒，以让车骑将军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谢太后。上闻之，大怒，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轨，藏匿奸猾，皆阿纵，不举奏正法；二人顿首省户下。又赐车骑将军音策书曰：“外家何甘乐祸败！而欲自黥、劓，相戮辱于太后前，伤慈母之心，以危乱国家！外家宗族强，上一身瘦弱日久，今将一施之，君其召诸侯，令待府舍！”是日，诏尚书奏文帝时诛将军薄昭故事。车骑将军音藉稿请罪，商、立、根皆负斧质谢，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实无意诛也。

初，许皇后与班婕妤皆有宠于上。上尝游后庭，欲与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班婕妤进侍者李平得幸，亦为婕妤，赐姓曰卫。其后，上微行过阳阿主家，悦歌舞者赵飞燕，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见之，皆啧啧嗟赏。有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姊、弟俱为婕妤，贵倾后宫。许皇后、班婕妤皆失宠。于是赵飞燕潜告许皇后、班婕妤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许后废处昭台宫，后姊谒等皆诛死，亲属归故郡。考问班婕妤，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赦之，赐黄金百斤。赵氏姊、弟骄妒，婕妤恐久见危，乃求共养太后于长信宫。上许焉。

汉成帝永始元年

上欲立赵婕妤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难之。太后姊子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通语东宫；岁余，乃得太后指，许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父临为成阳侯。谏大夫河间刘辅上书，言：“昔武王、周公，承顺天地以饗鱼、鸟之瑞，然犹君臣祇惧，动色相戒。况于季世，不蒙继嗣之福，屡受威怒之异者虞！虽夙夜自责，改过易行，畏天命，念祖业，妙选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庙，顺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孙之祥犹恐晚暮！今乃触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仪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人婢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祸而无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窃伤心，不敢不尽死！”书奏，上使侍御史收缚辅，系掖庭秘狱，群臣莫知其故。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琅邪师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书曰：“窃见刘辅前以县令求见，擢为谏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诡切至当圣心者，故得拔至于此；旬月之间，收下秘狱。臣等愚以为辅幸得托公族之亲，在谏臣之列，新从下土来，未知朝廷体，独触忌讳，不足深过。小罪宜隐忍而已，如有大恶，宜暴治理官，与众共之。今天心未豫，灾异屡降，水旱迭臻，方当隆宽广问，褒直尽下之时也，而行惨急之诛于谏争之臣，震惊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辅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户晓。同姓近臣，本以言显，其于治亲养忠之义，诚不宜幽囚于掖庭狱。公卿以下，见陛下进用辅亟而折伤之暴，人有惧心，精锐销铄，莫敢尽节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听，广德美之风！臣等窃深伤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系辅共工狱，

减死罪一等，论为鬼薪。

初，太后兄弟八人，独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怜之。曼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太后又数以为言。五月，乙未，封莽为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裳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贖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渐恶。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六月，丙寅，立皇后赵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宠少衰。而其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

为黄金缸，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赵后居别馆，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昭仪尝谓帝曰：“妾姊性刚，有如为人构陷，则赵氏无种矣！”因泣下悽恻。帝信之，有白后奸状者，帝辄杀之。由是后公为淫恣，无敢言者，然卒无子。

【译文】 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

王氏五侯竞相攀比奢华。成都侯王商曾得病，想找个避暑的地方，就向皇上借用明光宫。后来，他又凿穿长安城墙，引来泮水，引入他家宅第中的大水池，使可以行船取乐。游船上树立华盖，四周全都张挂帷幔，还命令划船的人唱越歌。有一次，成帝到王商的府第，看见池水是穿城引来的，十分恼怒，但只含恨容忍，没有说话。后来，成帝微服出行时，经过曲阳侯府第，看见园中修筑土山、渐台，模仿白虎殿，于是成帝大怒，用五侯僭越



赵飞燕像，图出自《百美新咏》。

的罪行指责车骑将军王音。王商、王根兄弟十分恐慌，就想用在自己脸上刺字割鼻的办法，向太后请罪。成帝听说后，更加恼怒，就派尚书去责问司隶校尉和京兆尹；明知成都侯王商等奢侈、僭越等种种不法行为，甚至窝藏有罪之人，却都阿谀纵容，不举奏揭发，将他们绳之以法。司隶校尉和京兆尹两人在禁宫门外叩头请罪。成帝又给车骑将军王音下策书说：“外戚为什么自己甘愿犯罪从而衰落呢？竟然打算给自己刺面割鼻，在太后面前摆出一副受戮辱的样子，大损太后的慈母之心，从而危乱国家！外姓宗族家势强大，惹上身的祸乱后，长期日久势乱令有可怕的后果，现在快要要施行政策，我召见诸侯，让他们各在府舍。”同一天，下诏让尚书奏书文帝在位时诛杀将军薄昭的旧事，车骑将军音籍请罪，王商，王根兄弟都背着斧子请罪，很久才作罢，皇上特害怕他们，此时内心确实无意杀他们。

最初，许皇后与班婕妤都受成帝宠爱。有一次，成帝在后宫庭院游玩，想跟班婕妤同乘一辆车，班婕妤推辞说：“我观看古代的图画，圣贤的君王身旁，都跟随着名臣，而三代末世的君王身旁，才有宠妾。现在陛下想让我同车，是不是有些相似呢！”成帝对她的回答很赞赏，也就不再勉强。太后听说了，高兴地说：“古代有樊姬，今天有班婕妤！”班婕妤把侍者李平进献成帝，李平受到宠幸，也被封为婕妤，赐姓“卫”。后来，成帝出宫私游经过阳阿公主家，喜欢歌舞姬赵飞燕，召进宫中，十分宠爱。赵飞燕的妹妹，也被召入，美姿柔性更是无可挑剔，左右人见到了都赞赏不已。有一位宣帝时后宫拔香博士淳方成在成帝身后，吐了口唾沫说：“这是祸水，一定会把火灭了！”赵氏姊妹二人都被封为婕妤，贵倾后宫，许皇后、班婕妤全都失宠。于是赵飞燕诬告许皇后、班婕妤用诅咒他人的办法求取自己宠幸，诅咒后宫，责备皇帝。冬季十一月十六日，许皇后被废，关在昭台宫，皇后的姐姐等均被杀，亲属逐回故乡。考问班婕妤，回答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行正道尚不能获福，干歪门邪道还能得到什么！假使鬼神有知，不会接受诅咒皇帝之人的诉说，如果鬼神无知，诉说又有什么用。所以我不做这种事。”成帝认为她回答得很好，宽赦了她，赐给一百斤黄金。赵氏姐妹骄纵、妒忌，班婕妤恐怕时间长了被他们迫害，就要求去长信宫侍奉皇太后，成帝同意了。

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

成帝想要册立赵飞燕为皇后，皇太后嫌她的出身过于低微，加以阻碍。后来因为皇太后姐姐的儿子淳于长为侍中，常到长乐宫去，和皇太后有所联系，经过一年多，才得到太后的旨意，答应了这件事。夏，四月，乙亥（十五日），成帝先册封赵飞燕父亲临为成阳侯。谏大夫河间人刘辅便上书说：“从前周武王和周公，顺承天地的旨意，所以伐纣时，能在渡过黄河中，有白鱼入武王船里，以供祭祀，以及渡河之后，有火自上垂下，覆盖武王所住的房子，然后化为赤色慈乌的瑞应。可是他们君臣之间，却仍是那么样的敬谨戒惧，彼此都能互相劝勉，一点也不敢大意。更何況现在正处在末世，不但没蒙受到上天赐给后嗣的福气，还屡次遭到上天的降威震怒，经常发生日、月食、水、旱灾和地震等变异呢？虽是早晚自我督责，迁善改过，敬畏天命，怀念祖业，从有贤德的家族中精选，稽求有妇德妇容的悠闲女子，来承奉宗庙，顺应神灵，满足天下百姓的愿望，如此，子孙能否获致祥福，仍

班婕妤

詩品曰婕妤許其源出於李陵園翁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班婕妤像，图出自清·上官周绘《晚笑堂画传》。

然恐怕太晚！而现在却是在肆纵情欲，倾心卑贱的女子，想让这样的女人作天下之母，封为皇后，不敬畏天命，也不觉得愧对于人，真是没有比这更迷惑不解的事啊！俗语说：‘腐朽的木材，不可以拿来当柱子，出身微贱，为人婢女的，不可以升为主人。’凡是上天和人民所不赞同的事情，是一定只会带来灾祸而无幸福可言的，这是街上的人所共知的道理，朝中大臣却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说一句话，我为此痛心，所以不敢不冒死进言。”奏章呈上去以后，成帝就派了侍御史去逮捕刘辅，把他关进由宦官掌理的掖庭诏狱去，群臣都不知是何缘故。当时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琅邪人师丹、太中大夫谷永等四人便一起上书说：“刘辅从前以襄贲令上书言得失，得蒙召见而擢升为谏大夫，这一定是他的建议有高远不同于众

人，并且切当事理，适合皇上心意的地方，所以才能提拔到这个地位。可不到一个月时间，便被关进秘狱。我等认为刘辅幸能以宗室的亲属关系，位为谏臣，这次或因新从外县入朝，不知朝廷体制，以致触犯了忌讳，这种罪过是不宜深究的。如果所犯的是小过错，应该要对他隐忍宽恕，如有大罪恶，也应明白的批交给廷尉去审理，让众人都知道他的罪状。现在天意尚未转好，常降灾异，水、旱灾相继到来，是正当去崇尚宽容，广求建议，褒奖忠直，使臣下能尽言尽意的时候，然而却对谏诤的臣子，施行了那严苛峻急的刑诛，震惊了群臣，丧失尽忠直的心意。假如刘辅不是犯了直言谏诤的过失，罪名又不公布，那么天下之大，是不能家喻户晓。和皇上同姓的近臣，本因上书进言而得显官，所以就待亲教忠的义理来说，实在是不应该把他拘禁在宫廷秘狱的。从公卿以下，看到陛下快速升用刘辅而又立刻去损毁他，每人都怀有恐惧之心，报郊国家的精气锐意，便因而消失软弱，再也不敢去尽忠直言，这当不是用来推广视听，使得德风淳美的方法啊！我等心里为此感到非常伤痛，请求陛下能够留神注意这件事情！”成帝于是就把刘辅改移到少府的诏狱去，减死罪一等，判为三年的徒刑，让他去捡拾薪柴以供给宗庙。

最初，在皇太后的八名兄弟当中，只有她的弟弟王曼因为早死，所以没被封侯，太后怜惜他，把王曼的遗孀渠，供养在太后的长乐宫中，儿子王莽，因为年幼失父，所享受的荣华富贵便不及其他的堂兄弟们。他的那些堂兄弟，都是将军和五

侯的儿子，就趁着身在富贵的时候，奢侈浪费，彼此以车马声色逸游无度竞相挥霍。王莽因此便屈己下人，言行恭俭，勤奋好学，表现得像一个读书人的样子。侍奉他的母亲以及守寡的嫂嫂，抚养他哥哥王永的孤子王光，都非常的尽心尽意。加上他善于待人，又长得英俊，事奉伯、叔父，都很有礼节。伯父大将军王凤生病重时，王莽去看护他，亲口尝药，弄得蓬头垢面，好几个月都不解衣带，克尽了卑幼之礼。王凤将死的时候，把王莽托付给太后和成帝，任命他为黄门郎，又升为射声校尉。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叔父成都侯王商便上书，愿意拿出他的封邑来改封给王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人都是当代名流，也都替王莽美言，成帝因此很器重他，加上太后又经常赞美王莽。五月，乙未（初六），便册封王莽为新都侯，升任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廷服务很谨慎小心，爵位越是尊显，节操表现得也越谦孙。还分送了所得的车马衣裳去救济门客，结果家无余财。他收罗赡养名士，交给了很多将、相、卿、大夫。所以在朝任职的人便更相推荐他，善游说的人也都在谈论他，使得他的虚名更加隆盛周遍，凌驾在他的叔父们之上。他还敢做出一些违俗立异的事情来，并且一点也不觉得愧疚。曾经私下去购买侍婢，被兄弟们得知，王莽便说是：“因为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我听说这个女子能传宗接代，所以买了她。”当天就把这个女子送给了朱博。他就是这样的隐匿实情，贪求名声。

六月，丙寅（初七），册立了皇后赵氏，大赦天下。赵飞燕被册立皇后以后，所受到的宠爱不如从前，而她的妹妹却很得皇上的宠爱，被封为昭仪，住在昭阳舍。庭中采饰成朱红色，殿上也漆上了油漆，门限都包上铜器，还涂上黄金，墙中露出的如带子一样的横木，几乎处处都用黄金环饰着，再用今陕西省蓝田县东南的蓝田山所出产的美玉明珠以及翠鸟的羽毛嵌入壁带中装饰着，后宫从来就没有这样装潢过。赵皇后住在另外一个宫殿，经常和侍郎或因罪罚在宫中服役而生有很多孩子的人私通。昭仪曾告诉皇帝说：“妾的姐姐生性刚直，如遭人构陷，赵氏便将无后了。”于是哭得很伤心。成帝相信了她的话，凡有报告皇后奸情的人，便杀掉他。因此皇后更是公然宣淫放恣，没有人敢报告了，可是却始终没能生个儿子。

谏臣朱云

【原文】 汉成帝元延元年

故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一可诛；其言非，因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朱云像，图出自清·顾沅《古圣贤像传略》。

朱云是汉成帝时的大臣，以敢于直言进谏著称。

当时左将军辛庆忌脱下官帽，解下印信绶带，伏在殿下说：“朱云这个臣子，一向以狂癫耿直闻名于世，假使他的话说得对，不应杀他；即使他的话说得不对，也本该宽恕他。我敢以死请求陛下！”辛庆忌叩头流血，成帝怒意稍解，杀朱云之事遂作罢。后来，当要修理宫殿栏杆时，成帝说：“不要改动！就原样补合一下，我要用它来表彰直臣！”

二王来朝

【原文】 汉成帝元延四年

中山王兴，定陶王欣皆来朝，中山王独从傅，定陶王尽从傅、相、中尉。上怪之，以问定陶王，对曰：“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故尽从之。”上令诵《诗》，通习，能说。佗日，问中山王：“独从傅在何法令？”不能对；令诵《尚书》，又废；及赐食于前，后饱；起下，袜系解。帝由此以为不能，而贤定陶王，数称其材。是时诸侯王唯二人于帝为至亲，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赂遗赵皇后、昭仪及票骑将军王根。后、昭仪、根见上无子，亦欲豫自结，为长久计，皆更称定陶王，劝帝以为嗣。帝亦自美其材，为加元服而遣之，时年十七矣。

【译文】 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

曾做过槐里县令的朱云，上书求见皇帝。在公卿面前，朱云对成帝说：“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扶助主上，下不能有怜爱人民，都是些占着官位领取俸禄而不干事的人，正如孔子所说：‘肤浅的人不可让他侍奉君王，他们害怕失去官职，会无所不为。’我请求陛下赐给我尚方宝剑，斩断一个佞臣的头颅，以警告其他人！”成帝问：“谁是佞臣？”朱云回答说：“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小小官员在下，竟敢诬陷国家重臣，公然在朝廷之上侮辱帝师。处以死罪，决不宽容！”御史将朱云逮下，朱云紧抓住宫殿栏杆，栏杆被他拉断，他大呼说：“我能够追随龙逢、比干，游于地下，心满足已！却不知汉王朝将会有何下场！”御史挟持着朱云押下殿去。当时左将军辛庆忌脱下官帽，解下印

【译文】 汉成帝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

中山王刘兴和定陶王刘欣，都到长安朝见。中山王只由傅陪同，而定陶王则把傅、相、中尉都带来了。成帝奇怪，就询问定陶王，他回答说：“汉朝礼法规定：诸侯王朝见天子，可以由王国中官秩在二千石的官员陪同。傅、相、中尉都是国中二千石的官员，因此让他们全都来了。”成帝又命令他背诵《诗经》，他不仅能熟练地背诵，而且还能解释。另一天，成帝问中山王刘兴说：“你只由师傅一人陪同前来，有什么礼法根据？”刘兴不能回答。命他背诵《尚书》，又背不下去。成帝赐饮食与他共食，成帝已用完餐，他还在吃，吃饭才罢休。吃完起身下去，袜带松开了，他还不晓得。成帝因此认为刘兴没有能力，而认为刘欣贤能，多次称赞他的才干。当时诸侯王中，只有他们两人跟皇帝血缘关系最为亲近，定陶王祖母傅太后和王一起来进见，私下馈赠礼物贿赂赵皇后，赵昭仪以及骠骑将军王根。皇后、昭仪和王根见皇帝无子，也想私自结交诸侯王，以为长久之计，因而轮流在成帝面前赞赏定陶王，劝说成帝立他为继嗣。成帝自己也很欣赏他的才能，亲自为他主持加冠礼后送他回国。刘欣这年十七岁。

王莽复出

【原文】 汉哀帝元寿二年

太皇太后闻帝崩，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箱，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吾令莽佐君。”贤顿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莽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宫殿司马中；贤不知所为，诣阙免冠徒跣谢。己未，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即阙下册贤曰：“贤年少，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即日，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死。有司奏请发贤棺，至狱诊视，因埋狱中。太皇太后诏“公卿举可大司马者”。莽故大司马，辞位避丁、傅，众庶称以为贤，又太皇太后近亲，自大司徒孔光以下，举朝皆举莽。独前将军何武、左将军公孙禄二人相与谋，以为“往时惠、昭之世，外戚



王莽像

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方当选立近亲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权。亲疏相错，为国计便。”于是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而禄亦举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

太皇太后与莽议立嗣。安阳侯王舜，莽之从弟，其人修饬，太皇太后所信爱也，莽白以舜为车骑将军。秋，七月，遣舜与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中山王箕子以为嗣。

莽又白太皇太后，诏有司以皇太后前与女弟昭仪专宠辍寝，残灭继嗣，贬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又以定陶共王太后与孔乡侯晏同心合谋，背恩忘本，专恣不轨，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宫，傅氏、丁氏皆免官爵归故郡，傅晏将妻子徙合浦。独下诏褒扬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恣，论议忠直，虽与故定陶太后有属，终不顺指从邪，介然守节，以故斥逐就国。《传》不云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其还喜长安，位特进，奉朝请。”喜虽外见褒赏，孤立忧惧；后复遣就国，以寿终。莽又贬傅太后号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号曰丁姬。莽又奏董贤父子骄恣奢僭，请收没人财物县官，诸以贤为官者皆免。父恭、弟宽信与家属徙合浦，母别归故郡巨鹿。长安中小民欢哗，乡其第哭，几获盗之。县官斥卖董氏财，凡四十三万万。贤所厚吏沛朱翊自劾去大司马府，买棺衣，收贤尸葬之。莽闻之，以它罪击杀翊。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诸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为请奏草，令邯持与光，以太后指风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辄可其奏。于是劾奏何武、公孙禄互相称举，皆免官，武就国。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为佞邪，夺爵。又奏南郡太守毋将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关内侯张由诬告骨肉，中太仆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人大辟，河内太守赵昌潜害郑崇，幸逢赦令，皆不宜处位在中土，免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狱，本立、玄自典考之，但与隆连名奏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挤之。红阳侯立，太后亲弟，虽不居位，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复令光奏立罪恶：“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太后不听。莽曰：“今汉家衰，比世无嗣，太后独代幼主统政，诚可畏惧。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从；今以私恩逆大臣议，如此，群下倾邪，乱从此起。宜可且遣就国，安后复征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国。莽之所以胁持上下，皆此类也。

于是附顺莽者拔擢，忤恨者诛灭，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秀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秀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上以感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焉。

八月，莽复白太皇太后，废孝成皇后、孝哀皇后为庶人，就其园。是日，皆自杀。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专权，乃上书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美实。臣资性浅薄，年齿老耗，数伏疾病，昏乱遗忘，愿上大司空、长平侯印绶，乞骸骨归乡里，竣真沟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国。莽恨宣求退，故不赐黄金、安车、

驷马。宜居国数年，薨。

班固赞曰：薛广德保县车之荣，平当逡巡有耻，彭宣见险而止，异乎苟患失之者矣！

平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已以听于莽。莽权日盛，孔光忧惧，不知所出，上书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师傅，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以马宫为大司徒，甄丰为右将军。

汉平帝元始元年

春，正月，王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于是群臣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太后诏尚书具其事。莽上书言：“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定策；今愿独条光等功赏，寝置臣莽，勿随辈列。”甄邯白太后下诏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君有安宗庙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隐不扬，君其勿辞！”莽复上书固让数四，称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夺莽意，但条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诏：“以太傅、博山侯光为太师，车骑将奎、安阳侯舜为太保，皆益封万户。左将军、光禄勋丰为少傅，封广阳侯。皆授四辅之职。侍中、奉车都尉邯封承阳侯。”四人既受赏，莽尚未起。群臣复上言：“莽虽克让，朝所宜章，以时加赏，明重元功，无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诏：“以大司马、新都侯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益封二万八千户。”于是莽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事，云：“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群臣复争，太后诏曰：“公自期百姓家给，是以听之，其令公奉赐皆倍故。百姓家给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闻。”莽复让不受，而建言褒赏宗室群臣。立故东平王云太子开明为王；又以故东平思王孙成都为中山王，奉孝王后；封宣帝耳孙信等三十六人皆为列侯；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皆赐爵关内侯。又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无子而有孙若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天下令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下及庶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

莽既媚说吏民，又欲专断，知太后老，厌政，乃风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及州部所举茂材异等吏，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亲省小事。”令太后下诏曰：“自今以来，唯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于是莽人人延问，密致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置羲和官，秩二千石。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以下举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王莽恐帝外家卫氏夺其权，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义，自贵外家丁、傅，桡乱国家，几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复奉大宗为成帝后，宜明一统之义，以戒前事，为后代法。”六月，遣甄丰奉玺绶，即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

弟玄爵关内侯。赐帝女弟三人号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

【译文】 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

太皇太后得到哀帝驾崩的消息，当日就亲临未央宫，收走了皇帝的玉玺、绶带。太后召大司马董贤，在东厢接见，询问他关于哀帝丧事的布置安排。董贤内心惊惧，不能回答，只有脱下官帽请罪。太后说：“新都侯王莽，先前曾以大司马身份，办理过先帝的丧事，熟悉旧例，我命他来辅佐你。”董贤叩头说：“那就太好了！”太后派使者骑马速召王莽，并下诏给尚书：所有征集军队的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和期门武士等，都归王莽掌管。王莽遵照太后旨令，命尚书反对董贤，说他在哀帝病重时不亲自侍奉医药，因此禁止董贤进入宫殿禁卫军中。董贤不知如何是好，到皇宫大门，脱下官帽，赤着脚叩头请罪。己未（二十七日），王莽派谒者拿着太后诏书，就在宫门口革了董贤的官，说：“董贤年轻，未经历过事理，当大司马不合民意。着即收回大司马印信、绶带，免去官职，遣回宅第。”当天，董贤与妻子都自尽了。其家人惶恐万分，趁夜将他偷偷埋葬。王莽疑心他诈死，于是主管官员请求发掘董贤棺柩，把棺柩抬到监狱验尸，就将他埋葬在狱中。太皇太后诏令“公卿推荐可担任大司马的人选”。王莽从前是大司马，为避开丁、傅两家才革去职务，众人都认为他贤能，又是太皇太后的近亲，满朝文武百官自大司徒孔光以下，全都举荐他担任大司马，只有前将军何武和左将军公孙禄持异议，两人相互磋商，认为：“往昔，惠帝、昭帝时，外戚吕、霍、上官氏把持朝政，几乎危及刘氏江山，而今孝成、孝哀两帝接连没有后嗣，正应当选立刘氏近支亲属为新帝，不应再让外戚大臣独揽朝廷大权。应让外戚跟其他官员互相掺杂，治国之策以此为宜。”于是何武推荐公孙禄为大司马人选，而公孙禄也推荐何武。庚申（二十八日），太皇太后自定任用王莽为大司马，主管尚书事务。

太皇太后与王莽商量选立皇门继承人。安阳侯王舜，是王莽的堂弟，为人正直谨慎，受到太皇太后的宠爱，王莽就奏请太皇太后，任命王舜为车骑将军。秋季，七月，派王舜和大鸿胪左咸持符节迎接中山王刘箕子，立其为皇位继承人。

王莽又奏报太皇太后，让她下令书给主管官署：因为皇太后赵飞燕与妹妹赵昭仪，专宠专房，禁止其他美女进御，灭绝成帝嗣子，将赵飞燕降为孝成皇后，迁到北宫居住；又因定陶共王太后傅氏与孔乡侯傅晏同心合谋，背恩忘本，专断放荡，图谋不轨，现将孝哀皇后降到桂宫，傅氏、丁氏两家族全部革去职位，剥夺爵位，遣回原郡，傅晏带同妻儿全家迁居合浦。太皇太后唯独下诏褒奖赞扬傅喜说：“高武侯傅喜，性格端正谨严，言论和主张忠诚正直。虽然跟已故定陶太后有亲属关系，但始终不肯服从旨意，附和邪恶，孤高耿直，严守节操，因此才被遣回封国。经传书不是说：‘岁寒，然后才知松柏不易凋谢。’现召傅喜回到长安，官位特进，可以定期进见天子。”傅喜虽在外表上受到奖励，但内心深感孤立和恐惧。以后又被遣回封国，终其天年。王莽又把傅太后的称号降为定陶共王母，降丁太后为丁姬。王莽又上奏：董贤父子骄横傲慢，奢侈僭越，请求没收他家产入官府。凡因董贤的关系做官的，一律罢免。董贤的父亲董恭、弟弟董宽信及其家属迁往合浦。特准董贤的母亲回归原郡钜鹿。长安城中的小民议论纷纷，向着董贤的府第假装哭

泣，企图进行盗窃。官府变卖董氏家产，一共四十三亿之多。与董贤交厚的官吏沛入朱诩自我弹劾，辞去大司马府的官职，买了棺材寿衣等，收殓董贤的尸体安葬。王莽听说后，用其他的罪名杀了朱诩。王莽因为大司徒孔光是名儒，在三位皇帝手下担任过丞相，太皇太后对他也很尊重，天下人也信任他，因此对孔光毕恭毕敬，举荐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王莽对自己平素厌恶的人，都附会罗织罪名，写下弹劾奏章草稿，让甄邯拿给孔光，用太后的意思暗示孔光。孔光一向胆小，不敢不以自己的名义呈递。然后王莽再向太后陈述自己的建议，太后总是予以批准。于是，弹劾何武、公孙禄互相称颂推举，两人都被革去官职，何武被遣回封国。又弹劾高昌侯董武的父亲董宏行为奸佞邪恶，剥夺董武爵位。又奏称：南郡太守毋将隆，先前担任冀州牧时，审理中山冯太后一案，冤枉陷害无辜；关内侯张由诬告皇家亲属；中太仆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害人至死刑；河内太守赵昌，诬害郑崇。他们幸而遇到大赦令，可免一死，但都不适宜居住中原地区，将他们免去官职，降为平民，放逐到合浦。中山一案，本是史立、丁玄亲自刑讯处理的，只与毋将隆联名上奏而已。王莽年轻时敬仰毋将隆，想与其结交，但毋将隆却不太理睬他，王莽因此找借口把他排挤掉了。红阳侯王立，是太皇太后的亲弟弟，虽已不在官位，但王莽因他是叔父的缘故，内心对他又尊敬又害怕，害怕王立在太后面前可以从容谈论朝廷政事，使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就又让孔光弹劾王立的罪刑说：“从前，王立明知定陵侯淳于长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却为他辩解说情，贻误朝廷。以后，又提议以官婢杨寄的私生子为皇子，大家都说：‘吕氏跟少帝的局面要再次出现。’天下人对他的动机纷纷表示不信任，使他难以向后世交代，完成辅立幼主的功业。请求遣送王立回封国。”太后不批准。王莽说：“现在汉王朝已衰落，连续两个皇帝都没有子嗣，太后独自代替幼主主持国事，实在令人恐惧。即使勉力做到公正无私，先为天下着想，仍然恐怕人心不服。现在因为私人亲情而反对大臣的忠言，这样一来，群下将倾轧作恶，祸乱将由此而起。最好先暂时让王立返回封国，等局势安定后，再把他请回。”太后不得已，只好遣王立回封国。王莽胁持上下的手段，都类似于此。

于是，攀附、顺从王莽的人，得到提升；忤逆王莽、被他忌恨的人，被诛杀灭绝。王莽任用王舜、王邑作为心腹骨干；甄丰、甄邯主管弹劾及司法刑狱；平晏主管机要；刘秀掌管起草诏书文告；孙建负责军事。甄丰的儿子甄寻、刘秀的儿子刘棻、涿郡人崔发、南阳人陈崇，都因为有才德而受到王莽的器重。王莽外表严肃，言谈方直，想要做什么，只略微做出一点暗示，底下的党羽就会按照他的意图公然上奏。王莽却叩头哭泣，坚持推让。用这种办法，他对上迷惑太后，对下向众人显示他的谦恭可信。

八月，王莽再次上奏太皇太后，要求废去孝成皇后、孝哀皇后，贬为庶民，遣送到成帝和哀帝的陵园守墓。当天，两位皇后都自尽了。

大司空彭宣因王莽专权，上书说：“三公像鼎的三只脚，一起侍奉君王，如果有一只脚不能尽职，就会使鼎倾覆，破坏里面的美味。我资质浅薄，年纪又老，多次得病卧床，头脑昏乱，记忆力减退。愿缴上大司空、长平侯的印信、绶带，请求